

白蜡烛

王兆军 著

王兆军长篇小说系列

白蜡烛

王兆军 著

王兆军长篇小说系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蜡烛/王兆军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王兆军长篇小说系列)

ISBN-7-5006-4808-1

I. 白... 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1786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15592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三河市天利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1.25 印张 3 插页 247 千字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8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

定价: 96.00 元(共五册)


本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作者素描 王沂东画



内容提要

落凤坡村祭桌上的白蜡烛是神仙油凝成的，幽幽的烛光照耀着羸弱的生灵；夜幕降临，地光映着苍穹，天籁之声浸润大地；在这饥饿的田园里，人性残酷地搏斗，生命顽强地成长。小说通过乡村祖孙三代人不同的生活态度，准确深刻地揭示了渗透到中国人血脉之中的传统文化，形象地表现了中国老庄哲学、两种文化体系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及现实生活中的冲突、融合与影响。小说内涵丰厚，艺术思想浑然天成。

作者现为《人民日报》华闻事业发展总公司顾问。

目 录

第一卷

一 辞 灵	1
二 病根子	11
三 验 方	21
四 旦彰街	41
五 天 籟	45
六 翁婿之争	63
七 叫 树	82
八 风 声	96
九 古 碑	107

第二卷

十 作 法	122
十一 最后的牧歌	134
十二 桃花源	148
十三 毛 人	169
十四 整 社	180
十五 雹神崇拜	187
十六 蜘蛛精	196
十七 天 狗	204
十八 扫帚星	212
十九 不准说书	222
二十 天 火	230

二十一	二人转·····	239
二十二	死亡进行曲·····	248

第三卷

二十三	教科书·····	262
二十四	白蜡烛·····	273
二十五	姥爷之死·····	284
二十六	危机·····	291
二十七	生存·····	303
二十八	我的大雁·····	313
二十九	哲学的搏斗·····	327

后	记·····	336
---	--------	-----

第一卷

一 辞 灵

四岁以前的事，都忘记了，留在记忆中的第一个形象是我爷爷的灵堂。

那是一间草屋，屋子里边停放着爷爷的棺材，门口挂着用芦荻的秆子做成的帘子。浅褐色的芦荻秆又硬又亮，有点像竹子，气质自然而坚实。那编织的帘子有均匀的缝隙，外边的人看不见里边的黑暗，里边的人则能掠见外边那张紧靠着帘子安放的供桌。供桌上放着几个供奉亡灵的食品碟子，还有一个香炉。白色的香烟缭绕着，拂了芦荻帘子，然后在芦席扎成的顶棚上不自由地散开。院子里飘荡着一片古老而神秘的香味。

父亲兄弟三人此时被称为孝子，都戴着大口袋形的白帽子，这是他们特殊的标志。他们的媳妇，大娘、婶子和我娘也都有很大的裕头——一种用同样的白布做的头罩。除了他们和她们，别人便都只有一小片白布，勉强能居在头顶上。孝子及其家属的腰绳也和别人的不一样，不仅长很多，而且末尾还有几个大大的结。用雪白的苧皮做成的腰绳在阴暗的天空下显出无比哀伤的调子。这种调子放在死者的亲生儿女身上，显得纯情动人。姑妈

已经先我爷爷去世，她的角色由她女儿——我那患有羊痫疯的表姐担任。她的细高的身子配上各种特大号的孝子饰物，显得过分沉重。

我们家是参加了助丧会的。助丧会是乡村邻居间成立的丧葬互助组织，一家有丧事，会员们便都来支援。不仅要出力，还要交纳一些实物或钱。会中的成员都来帮忙，将院子里的空气搅得很热闹。李云鹤记录着各家送来的谷物和现金，白色的京表纸做成的吊簿上竖写着一排排的名字。李云廷客气地接待着那些穷兄弟爷们，和助丧会的成员一起抽着浓烈的旱烟。旱烟的气味和香烛的气息搅和在一起，给院子里增添了许多沉重。李云廷的内弟田景仲和我们家东邻居田二墩子一起商量抬棺下葬的人手。夏蟠桃避了田景仲的视线，递给李云廷一个盛满旱烟叶的荷包，被田二墩子发现了。墩子要过去荷包，满满地按了一烟斗，朝夏蟠桃不怀好意地笑着，被夏蟠桃狠狠地盯了回去。

从不参加任何乡村社团组织的共产党员、村长田德功也来了。他胳膊下夹着一杆铜号，眯缝着眼睛看李云廷，好像嫉妒他的幸福。他将腋下的号抽出来，拉弓似地那么一展，缩叠在一起的铜号马上变成长长的大喇叭。紫檀色的号嘴接触了田德功那薄而白的嘴唇，便吸引了很多目光。田德功用唇舔了一舔号嘴，但是没有认真地吹，就又让它恢复了原状。他蹲到夏蟠桃的身边，对着灰暗的天空小声而沉着地说：“不能太自由了！”夏蟠桃不以为然地努努嘴，好像她比他还厉害。田德功将目光收到她的脸上，严肃地说：“你最近是不是搞迷信？”夏蟠桃说：“信又怎么样？你还信共产党呢！”田德功说：“党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搞社会主义。”夏蟠桃说：“我的神也是实实在在的，住在叫树上。”

爷爷是前天死的，按停柩三日的传统，我们必须在这天晚上

与爷爷的灵魂告别。这个仪式简称为“辞灵”(与死者的灵魂辞别)。那是整个丧事最宏大的场面之一。我喜欢参加那种举家上下热热闹闹的场面。辞灵的时候,来自各方面的亲戚都要花钱请喇叭队吹奏各种歌曲,那种声乐齐鸣的情景是乡村的大场面。

直到晚间戌时,我还没看见那种场面,隐约觉得少了一个活动。这倒不是因为我特别懂得那仪式。我所关心的是供桌上的白蜡烛。我娘说过,祭祀供桌上的蜡烛,是很好的东西,谁抢到供桌上的白蜡烛,谁的身体就会忒壮实,命运也会吉祥如意。我问她,到底会有多么吉祥,她也不知道。我去问过奶奶,奶奶说:“白蜡烛是神仙的油脂做的啊!用白蜡烛照了,小孩子的命牢固,活得旺。照了眼睛,眼睛明亮。照了牙齿,牙齿不虫不蛀。照了头,头不疼。照了脚,走路飞快。照了心口窝,没有气生,万事平和。听人家说,多用白蜡烛照照,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我那时还不能完全领会这些悠远深刻的意思,也不知道健康对我的一生是多么重要。我之所以喜欢白蜡烛,是因为那种白玉一般丰润的颜色,看起来格外朴素,格外安静。白蜡烛燃烧的时候,光焰单纯,完全没有红蜡烛那种过分快乐的刺激。每逢节日,我娘就会点上白蜡烛,把我拉到门后去,从头到脚,照上一遍,还要我张开嘴巴,照照我的牙齿和口腔。她一边照一边唱一种民歌:“照照眼,看得远。照照脚,不知歇。照照牙,耍的好的都能嚼。照照蛋,做知县。照照沟,做知州……”

那些白蜡烛,都是我从人家祭祀的桌子上抢来的。只要人家办丧事,我就站在供桌旁边,专心等那仪式的结束,以便抢到我意中之物。对于主人来说,有孩子来抢夺供桌上的蜡烛和豆腐,是很吉利的事,所以他们倒欢迎我们围拢在那里。只要我们不扰乱他们的仪式进程,他们是不会嫌弃的。别人家有丧事,我尚且

积极参加抢夺白蜡烛的活动，如今自己家有这样的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

我一直等待着。虽然不知道那活动具体在什么时辰举行，但我知道它的名称叫做“辞灵”，是死人的家庭必须办的大事。没有这一仪式，死者的灵魂会留在家中，常常弄得一家人不得安宁。我等不及了，就对爹说：“是不是你忘记了什么？”爹问：“忘了什么？”我说：“好像，大家得一起磕头，鼓手们要吹歌，小孩要抢蜡烛。”我爹恍然想起来，很懊丧地说：“是呢，忙得昏头昏脑的，还没辞灵呢！”于是，他便喊大家马上辞灵，别人也都跟着说：“这么多人，怎么差点忘了这么大的事。”

爹百忙中摸了摸我的头，算是赞扬。他平常在这方面是很吝啬的，几乎从不说表扬我的话。我因此感到满足，兴致很高地等待仪式开始，等待放了高高的白蜡烛的供桌出现。

和爷爷的亡灵告辞，所有的人都得出场，场面很严肃。各色人等，真真假假的，都显得很悲伤。我当时的感觉还沉浸在刚才得到的赞扬中，所以只有兴奋，没有多少伤感。看着大爷、三叔和我爹一起跪倒在帘子后边，对着陆续前来吊丧的亲友放声大哭，我觉得好玩。表姐叫我跟她一起去帘子那边磕头，因为我的堂兄已经跟在我大爷后边那样做了。作为第三代人，我应当跟在父母后边，认真地向爷爷的灵柩磕头，向诸位吊丧的来宾作揖。如果我能以大声而悲切的哭泣表示对爷爷去世的哀伤，就更符合伦理气氛的要求。可是，我没有去。帘子后边看起来暗暗的，没有意思。我也不想将自己的双膝老跪在那硬地上，还得使劲地哭喊。我喜欢站在旁边芦席下的香案前，看来宾们彬彬有礼地鞠躬、磕头、拈香传箸，并等待仪式结束时抢那白色的蜡烛。

爹忙着应付他的角色，也没有管我。我磕头以后，就到供桌

旁边等候着。

辞灵的客人陆续前来，看起来井然有序。他们都没有说话，也没有特别的表情。每当有人走到香案前，以我大爷为首的孝子们就发出一阵巨大的哀号。这哀号算是对来客的答谢。所有参加仪式的人，以李云鹤最为潇洒。他是识字的人，当过私塾的老师，也当过国民党时候的乡长，虽然现在不如田德功吃香，但是他的威望和风度依然没有磨灭。每次磕头之前，他都会将长袍的前襟拨开，然后慢慢地弯下身子去，那动作轻快而敏捷。他跪下去的时候，是先屈左膝下去，然后是右边的膝盖弯下，不慌不忙，优雅而安详。和他比较，田二墩子那种一上前就双膝触地的风度就显得过于土气，甚至可以说有点滑稽。站在我旁边司号的田德功讥笑李云鹤道：“这些封建习惯，他纯熟！”

接着，田德功吹起了长号。号声动员起所有的乐器，院子里立刻洋溢了悠扬动听的音乐。由田德功领头建立这个小乐队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队中不仅有他这样执号的铜管乐器领导，也有小钹大钹那样的打击乐器，还有二胡之类的管弦。各种形式的乐器和各种不同的声音，对村民来说都是快乐。夜空黑暗，稀薄的阴云间偶尔有那么几个星星闪烁。这响亮而丰富的音乐充斥了院子，接连了天地之间的空隙。香案上的蜡烛虽然不很亮，但那火盆中不时点燃的纸钱，将狭小的院落照耀得很热闹。烟火时明时灭，我附近好像有很多灵魂往来出没。我喜欢这种气氛，喜欢这少有的快乐时光。

奶奶递给乐队几个小钱，但田德功不收。他早就表白过，不是为了钱而来的，而是为了给“基本群众”做事。奶奶只好将钱交给李云廷，让他转交给乐队的其他人。这个动作激励了辛苦的乐队队员。他们吹打得更起劲了。吹喇叭的是田德功的表弟，他原

来只吹一只喇叭，而且是用嘴巴，现在他开始使用两只喇叭，而且是用鼻子吹。吹笙的是前街一位老人，他不断地晃动着那一纂用短竹管子做成的乐器，声音越来越轰动。其他操打击乐器的，也都精神抖擞，气氛中多了许多兴奋。在一阵阵的激情中，院子里灌满了热情的声音。我站在竹帘外边，拍着巴掌对鱼贯而入的吊丧亲友呼喊：“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这个词，在当时的乡村还是很时髦的，除了公家的干部和在新学堂读过书的人有时用用，村民是从来不用的。我不知自己从什么地方学到这个词的，突然就用在了爷爷的辞灵仪式上！当时，大家正被沉重而热烈的气氛所压制，没有表示惊讶。我只是听见夏蟠桃的笑声，也发觉我爹的哭声有了极其短暂的停顿。

我们乡下人，是羞于使用新词的。田二墩子曾经学过两个新词：如果和果然。但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用如果，什么地方用果然，总是混淆。在他想说“果然是好”时，总是说成“如果是好”。因此，村人都取笑他，动不动就说“如果是好”，而且是故意的。墩子因此便越发不敢肯定两个词的用途了，一到想用“果然”的时候就东张西望，好像等待什么人指教。于是，大家就更起劲地笑话他，讥笑他：“不会用就别乱用！那些时兴的词儿，不是咱们乡下人能够随使用好的，祖辈的人不用新词，照样过日子。”还有人用恶劣的歇后语讥笑田二墩子：“狗腩门子里插玻璃——一片好名词（明亮的瓷）！”

我爹忙着孝子的责任，当时没来得及训斥我。事后，很多人夸奖我，说我小小孩子家居然就学会了使用新词。这话中有夸奖我聪明的意思，但也有点别的意思，有些人是故意用他们并不认可的夸奖来化解我爹的尴尬。爹当时瞪了我一眼，气愤地说：“这

孩子，不是个好东西。随潮流！”

“随潮流”的意思，在我们村里的含义就是浅薄、轻浮、媚俗、没有根。

因为爹的声音粗重而愤怒，我被他的吼叫吓坏了，当时就哭了起来。我是个非常脆弱也非常敏感的孩子，大人只要给我一个不好看的脸色，就能摧毁我平常的情绪，弄得我天昏地暗，像受了极大的委屈。因为委屈，我把刚刚抢到的白蜡烛也丢了。

别人劝慰我爹，众口一词地说：“小孩子小呢，知道什么！”从他们的口气可以听得出，我真的犯了大错误了，只不过我还是个小孩子，尚属可以原谅之类。这两种态度都叫我感到不满、感到委屈。我的胸口突然产生了一阵强烈的憋闷，便激烈地咳嗽起来。我爹重复了他的批评，好像满含了担忧，其他人也重复着“小孩不知道好歹”之类的话。

我的咳病被刚才偶然的感受引发起来。

在一发而不可止的咳嗽和哭声中，我只听见一个人为我辩护。

他就是田德功，我们村的村长。

“王茂申。”田德功用警告的语气说：“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我爹没有说话，好像没有注意他。

田二墩子说：“如果是不可阻挡。”

田德功好像非要听见我爹的态度不可，毫不放松地说：“走社会，就是随潮流。不随共产党的潮流，难道要随地主、资本家的潮流吗？历史的轮子啊，历史的轮子。”

这时，我爹表态了。他说：“我说的是孩子，没别的意思。”

“孩子是国家的花朵。”田德功说：“都是社会主义苗子。”

“花朵、花朵，苗子、苗子。”我爹不予计较地说着，希望结束

这来自村长的批判。李云鹤不作声地听着。田二墩子叫继续吹打乐器。李云廷微笑着抚摸我的头。刘贯一在收拾大家扔掉的柳木哀杖。我娘拿了一条手巾给我擦鼻涕。从我的头顶，可以看见我爹埋怨这因我而发的小争论。这种争论是发生在乡亲邻居之间的，不会成为大冲突，我爹倒不会很在意。而且，他知道我身体不好，不会在我咳嗽时继续呵斥我。

我的哭声渐渐减弱，大人们就到灵堂继续最后一晚的守灵。

母亲将我带到屋子里，叫我不再哭。她说我爹说得对——她从来都是这样随着——让我以后不要再说了。同样是批评，但她的话就不像我爹的那么重，那么恶狠狠的。她的轻描淡写的责备和我爹的话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感到了一点点温暖。

大娘此时说起别的事情，话题开始转换。三婶子叫我娘在明天路祭（也是一种祭祀，是送爷爷灵魂上路的仪式）前，在腰上束一根红色的带子。因为我娘那时怀着我弟弟，而孕妇在路祭仪式上是必须系红带子的。不知为什么，夏蟠桃也跟了进来。夏蟠桃还没张口说话，李云廷的妻子就气哼哼地走了出去。我听人家说，李云廷和夏蟠桃“有一把”，到底“一把”是什么意思，那时不懂。婶子跟云廷家大娘到了院子。

我们家这院子，一共有堂屋三间，东屋两间，南屋三间，西屋两间。堂屋的东边两间，是爷爷和奶奶的。现在爷爷走了，就奶奶一个人住。我们家四口人住堂屋西边的一间，很小，只能放下一张床和我娘带来的几件嫁妆：一个衣柜，一个站橱，一张桌子。西屋的北边一间是我们家的锅屋，南边那间是我们和三叔家公用的牛棚。因为三叔将自己的牛赌钱赌输了，所以只剩下我们自己的牛和三叔的一头驴。三叔一家五口人住在东屋里，南屋的东头一间是他们的锅屋，西边一间是我们放粮食的地方，中间一间

是过道。过道里支了一个木碓，碓后边是个狗窝。

婶子送走了李家大娘，又回到我们这边来。几个女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说话变得自由起来。她们先说到丧事的情况，都以为不比别人的差多少，算是肯定了家族的面子。我母亲不善言辞，三婶子也是老实巴交的，话很少。大娘说得多一些，她抱怨女人的襟头用布太少，丧事过去后这襟头还不足以做一件汗衫。夏蟠桃说，做一件襟汗的衫子也差不多够了。大娘说，她可不能穿像蟠桃那样露了胳膊的半截袖子衣服。夏蟠桃则说夏天穿长袖衣服也是糟蹋，因为那卷起来的部分会被汗水浸坏，而且不常洗就会有气味。大娘则说宁肯那样也不能露了胳膊肘子给人看。

最后，她们说到我头上，话题是我的咳嗽问题。夏蟠桃认为最好能够相信她的神，求她的神为我保佑。娘说我爹不相信那些东西，怕被他知道了反而受埋怨。三婶子问夏蟠桃她的神可有什么圣迹，意思是不很相信。夏蟠桃马上长了精神，说了很多神的功绩。大娘啧啧赞叹着，劝我娘不妨信了，只要我的咳嗽能够好起来，偏方也许值得试试。我娘好像被说动了，一会儿说信，一会儿又摇头，说要再跟我爹商量商量。

“不用犹豫，我的神，就是灵。”夏蟠桃说。

“你的神住在什么地方？”我娘问：“总也得有个庙的吧。”

“在叫树上。”夏蟠桃说：“我一点香火，它就下来显灵。”

叫树是我们禾场上的一棵巨大的老榆树，据说有二百多年了。因为叫树是由两股树干交错在一起的，便成为这一带的奇树。有风的日子，两股枝干互相摩擦，会发出声音来，所以被称为叫树。

我娘一听说那神住在叫树上，先就吓了一个寒噤。她以为夏蟠桃的神算不上神，充其量不过是个住在树上的什么怪物，或者

就是个成了精的黄鼠狼也说不定。她认为神应当住在高大雄伟的殿堂里，都有威严的塑像，正儿八经地接受香火。哪里会有住在大树上的神呢？住在树上的难道会是神吗？

娘猜测地问：“是不是就是树神？”

夏蟠桃说：“就是的。什么都有神，你相信不？树木、水井、草垛、烟囱、房屋、小桥，都有神。可是我告诉你，这些神都不如我的叫树神。”

娘迟疑了半天，看看大娘和婶子。大娘向她点头，意思是值得相信。我婶子没说话，而且轻微地摇了三下头。于是，我娘便说了一声“不”。夏蟠桃气愤地说：“我早就请了神的签子，它说刘树这个病非它治不好。不信，你就看着呢！要是我说得不准，你割了我的舌头喂狗。要是准了呢？你得感谢我的神的大力支持。”刘树，是我的乳名。

田二墩子说：“大力支持，嘿，如果是好名词！”

夏蟠桃厌恶地说：“好人死很多，怎么留下这种东西呢？”

三婶子感叹地说：“无病不信邪，有病乱求医。真不行的话，看看也行。”

大娘说：“求生求神，不知得多少钱的香火呢？”

夏蟠桃慷慨地说：“叫树是咱们落凤坡自己的神，香火钱吗，我都给垫上了。”

娘想了好半天，才答应说可以试试，但她同时又说，这事必须问了我爹再决定。